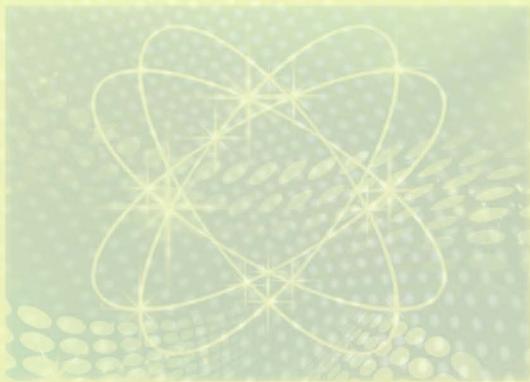


# 独 船

常新港 著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国内大奖书系

# 独 船

常新港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  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© 常新港 2015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船 / 常新港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 
2015. 9

(国内大奖书系)

ISBN 978-7-5313-4667-8

I. ①独… II. ①常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56450号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[www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)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[xblh.chinachunfeng.net](http://xblh.chinachunfeng.net)

E-mail: [xiaobuhu1998@sina.com](mailto:xiaobuhu1998@sina.com)

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---

幅面尺寸: 142mm × 210mm 印 张: 5.5

字 数: 100千字

2015年9月第1版

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: 寿天舒 孟祥鹭 责任校对: 潘晓春 高 辉

整体设计: 冯少玲 印制统筹: 刘 成

---

ISBN 978-7-5313-4667-8

定价: 15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24-88517857



**常新港** 1957年10月出生于天津新港。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。已出版长篇小说六十余部。获第一届、第二届、第六届、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1994年度庄重文文学奖，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，《巨人》“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”奖，冰心图书奖等。长篇小说《土鸡的冒险》进入2005年“书香中国”童书排行榜。小说集《咬人的夏天》进入2006年“书香中国”童书排行榜。长篇小说《一只狗和他的城市》获台湾2007年“好书大家读”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以及台湾2007年“最受学生欢迎的十大好书”奖。小说集《青春的十一场雨》获台湾2008年“好书大家读”推荐奖。短篇小说《冬天的故事》《荒火的辉煌》《独船》《咬人的夏天》译介到日本。长篇小说《土鸡的冒险》《变身狗》《猪，你快乐》，小说集《蓝雪黑鸟》《咬人的夏天》在韩国出版。《土鸡的冒险》被韩国“文化体育观光部”评为2008年优秀图书。

# MULU



## 目 录

- 一 独船 / 1
- 二 咬人的夏天 / 17
- 三 阿不传 / 27
- 四 面包中的葡萄干 / 47
- 五 风琴声与野草同生 / 69
- 六 麦山的黄昏 / 76
- 七 引桥故事 / 85
- 八 伤心草坡巷病院 / 104
- 九 真山 / 124
- 十 迷途的故事 / 140
- 十一 海绵锋利 / 150
- 十二 荒火的辉煌 / 167

# YI DU CHUAN



## — 独船

在北方，这种河流数不过来，地图上找不到。小黑河，就是这样一条河。

### 三 独

几年前，这里连下了几天罕见的暴雨，河槽里的水一下子盛满了。中午时，河岸上站着一个妇女，手端着一大盆脏衣服。她在岸边来回走了几趟，怎么也找不到埋在河边上的平平的大青石。那青石上常站着洗衣和钓鱼的人。

她终于按照熟悉的、被人们踩硬的土路走向水边，找到了那块青石。青石只露着一个边角，其余部分都被水淹没了。她脱下黑布鞋，赤着脚踩在青

石上。她回身把儿子的衣服拿在手里，刚一蹲下，脚下的大地好像滑动了。她没来得及叫一声，就落入水里，被急流卷走了。原来青石被水冲得松动了。

岸上有人看见，急忙呼喊着急，追赶着水里若隐若现的人影向下游跑去。水，太凶猛了。没有人敢贸然脱衣下水。在下游，一个河湾处，这女人的尸体被打捞上来。苍白的手还抓着儿子那件不大的湿漉漉的衣服。

“我来晚了！我来晚了！”这女人的丈夫张木头赶到了，一手握着妻子遗落在岸上的一只鞋，一手捶打自己的胸口，重复地唠叨着：“我要是在，你就不会死……”

有人扶着张木头的肩：“张大哥，别难受了。大伙不是不救，如果有船，大嫂也许能救上来。单靠人下水救，谁也别想活着从水里爬上来。”

“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我来晚了，我要是在，你不会死的！”岸上，回荡着张木头哭哑了的声音。

不久，人们发现河面上出现了一条船，这是小黑河上的第一条船。挂在船帮上的桨，是用红漆仔细涂抹过的。有人看见，这条船的主人张木头和儿子张石牙经常坐在小船上，漂向下游，下好夜网。然后，父子俩背着纤，拖着船，逆水而上。第二天，

再划船去取鱼。

村里实行生产责任制，开始分地时，张木头包了河边上的一块水田。他不顾村上人的劝说，决计把家迁到远离村子的河边。

张木头断绝和人们的一切交往，一心一意守着自己的独屋、独船，还有独生儿子张石牙。

“爸爸！这儿离镇上中学太远了，咱们搬回村里去吧！”有一天，张石牙跟父亲说。因为他要上中学了。

“远了好！”张木头眼睛看也不看儿子，干巴巴回答他。

“我要走很多路！”儿子解释。

“两条腿生着，就是走路的！”张木头顶着儿子。

“我没有伴！”

“一天见不到一个人影更清净！”张木头没注意到儿子那束怨恨的眼光，“去！到河边守着船，别让人随使用！听没听见？快去！”

## 结 怨

人们疏远了张木头，尽管他是一个比以前更加勤劳能干的人。

有一天，张木头赤着泥脚，从水田里走出来，把手搭在额头上，往河上一望，发现船桩上系船用的缆绳耷拉在水上，船没有了。他心里一惊，飞快地顺着河岸向下游跑去。在河流转弯的地方，看到了那只船。船上有几个穿裤头的半大孩子，正四仰八叉躺在船板上，一边哼着歌，一边舒服地晒着太阳，任船向下游漂去。

张木头脸发青，怒吼了一声，吓得几个孩子翻身从船板上站了起来。他们一看岸上奔过来的汉子以及那身结实的黑疙瘩肉，心里暗暗叫苦，有人认识张木头。

“王猛，王猛！快靠岸，快靠岸！”几个孩子慌张地向握桨的那个孩子叫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”那个叫王猛的孩子回头望了望，看见岸上的张木头已经脱去了衣服，正准备下水，便叫起来：“你们怕啥？他咬人咋的？别怕！”

“这船动不得，谁动他的东西，他就跟谁拼命。天！这回让他撞见了！”几个孩子把衣服缠在脖子上，下饺子一样跳下水，向岸边游去。一上岸，头不回，撒开脚丫跑了。

王猛，这个愣头青，正是啥都不服气的年龄。他仍旧坐在船头上，看着张木头挥着两条黑鱼一样

颜色的胳膊，劈开顶头浪，向船游来。当他看清张木头那气势汹汹的脸时，他心虚了，想把船划开去。但，张木头是从船的前头游来的，已经把船拦住了。

王猛糊里糊涂地被张木头从摇晃的船上掀下水，好半天才在水里辨认出岸边的方向。亏得这是水势平缓的地方，没有大浪头。王猛还是灌了几口浑水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快要抽筋的脚尖才触到岸边的浅滩。他哆嗦着爬上岸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又吐又喘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水，看见那条船停在不远的挂网处，张木头正得意地扯起一条大狗鱼，根本没把他王猛的生死放在心上。这老家伙太少见了，简直没人味！

王猛憋足劲，对船上的张木头喊：“你个老不死的，等我长大了，非把你的船用斧头劈碎了当柴烧！老东西！”

张木头被骂得在船上直跳脚。突然，他喊了一句：“石牙子！你给我抓住这浑小子。”

王猛回头一看，岸上正奔过来一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。吓得他气没喘匀，匆忙站起身，迈着疲劳的腿跑了。还回头恶狠狠瞪了石牙子一眼。

石牙站住了。刚才王猛仇恨的一瞥，使他心里很难受。刚才父亲把王猛掀下水的情景，被他看到

了。他同情父亲，又恨父亲做事太绝。

## 隔 阂

张石牙扛着行李，一走进陌生的学生宿舍，就感到一股冷意，把初上中学的新奇和兴奋的情绪冲淡了。有几个同学对他冷冷的，把上铺一个漏雨的角落让给了他。他听见下铺几个学生小声嘀咕：

“他爸就是张木头！”

“对！他没有妈！”

“河边上那间独屋是他家的！”

“还有那红桨独船也是他家的！”

“喂，”一个声音从门外传进来，拍了拍张石牙的床铺，“洗洗脸！”那人端着一盆水。

张石牙心里涌出一股感激之情，急忙从上铺跳下来。

当四目对视时，张石牙愣住了，这个端水的人就是被爸爸从船上掀下水的王猛！王猛长着一头刷子样直立的头发。

王猛也认出了他，扭头把一盆水“哗”地泼到门外。

以后，张石牙感到了王猛在同学中的权威性。

他越来越感到自己孤独了。

出早操，没人叫他。

他的衣服从晾衣绳上落下来，没人拾。

踢足球时，场上明明缺少队员，王猛也不让他上场。

一天，张石牙一进宿舍门，迎面掉下雨点。低头一看，白褂上染上一小串蓝墨水。

“你怎么能这样？”张石牙看见王猛正在摆弄手里的钢笔。

“对不起，我的笔不出水，甩了两下，凑巧你进来。”

张石牙忍住了。

下午踢足球，人太少了，王猛才让石牙上场。石牙憋足劲玩命踢，想让同学们知道他踢得很好。可惜，一个大脚，竟把球踢到操场边上的水泡里去了。

“就这点本事！真无能！”“败兴！没劲！”有人双手叉腰，用眼斜瞪着石牙，吐着唾沫，不满地唠叨着。石牙红着脸，连衣服都没脱，跳到水泡里，把球捞出来。当他拧着湿衣服，在球场上来回奔跑时，他发现，同学们不再把球传给他了。他慢慢站住了，默默退出球场，呆呆地看着欢笑的同学们。

晚上，石牙刚走进宿舍门，屋里传出窃窃笑声。

石牙听出那个粗嗓门是王猛的：“谁也别说话，谁说谁是小狗！”

石牙一出现在门口，几个同学都愣住了。他们踢完球，正在用一块毛巾轮流擦脚。那毛巾正是石牙洗脸用的，这是一块带着红白方格的毛巾。

石牙久蓄在心底的泪水终于涌出来，扭头冲出门去。这侮辱和歧视使他忍受不了了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父亲和王猛结下的私怨带来的，可为什么把恨都发泄在他身上？就因为自己是父亲的儿子？

有人拉他的衣服。他一回头，是黑小三，班里最小的同学，王猛的影子。

“石牙！别哭。我也用它擦脚了，一共擦过两次……刚才，我用香皂把你的毛巾洗了。你愿不愿意，我给你买一条！”

张石牙哭得更厉害了。

“你还怨我吗？”黑小三哀求地小声说。

“不！我怨我爸爸！”

## 惩 罚

王猛从来不知愁，这两天却愁了。石牙有好几次感到王猛想主动跟他说话，但又不把肚里的话全

说出来，还掩藏着什么。

石牙问黑小三：“王猛怎么啦？他好像有事？”

黑小三说：“他妈病了，想吃鱼，到处买不到。他知道你家有船，你爸又会挂鱼。可他不好意思张嘴求你！”

“你告诉他，明天我们划船去取鱼。我爸每天都把挂网提前下好，不会空网。”

“石牙，你真是个……好人！”

第二天是星期日，这群孩子悄悄爬上那条船，向下游划去。

王猛一声不响地坐在船上。他不敢看石牙的眼睛。当黑小三转告了石牙的主意时，王猛心里难受了好一阵。他想，一定找个机会向石牙道歉，郑重邀请石牙踢球。尽管他王猛从没向别人说过软话。

他们看见了露出水面的挂网，看见了挂网在抖动。石牙脱了上衣跳下水，一边踩水，一边从网底摘下一条尺把长的鲫鱼，扔到船板上。

“坏了！爸爸来收网了！”河里的石牙爬上船，把桨抓在手里。王猛和黑小三都慌了。

“别急。我把船靠在岸上，王猛提着鱼，赶快回家！”

张木头跑近时，孩子们已经上岸了。张木头看

见王猛手里提着一条大鱼，急了，脱了鞋，提在手里，咒骂着撵王猛。撵了半天没追到，才气咻咻转回来，怒气冲冲盯着船上的儿子。

“败家子！”张木头喷出一句带火的话。

儿子不回答。

张木头几步蹿上船去，劈手夺过船桨，狠命向儿子砸去。石牙一偏头，船桨砸在右肩上，划开一道血口子。石牙捂住肩膀，眼里流着泪：“爸！你不要太绝了！”

“你敢顶嘴？拉纤，把船给我拖回去！”张木头挥着手里的桨，脚把船踩得咚咚响。

石牙背起纤绳，微弓着背，一手捂住肩头，在岸上走着。张木头坐在船头上，看着儿子拉纤的背影，拉长了脸说：“今天我罚你，我教训你，你就得听着！我掉的汗珠子比你吃的饭粒子都多，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长。你听见没有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你这小子，越上学越坏了。明天，把行李从学校取回来，甬上学了。在家帮我干活！”

儿子站住了。船也停住了。

“怎么不拉了？”张木头瞪着眼睛。

“爸！你说什么我都听，别让我辍学！”

“那好。你听我说，你妈死时，没有一个人下河去救。我去晚了，不是亲人，谁也不会舍命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知道！”

“你背上怎么了？”

石牙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肩膀，血口子张着嘴，涌出的血把衬衣染红了。

张木头从船上跳起来，跨到岸上：“你怎么不告诉我？”他撕开衣服，给儿子包扎上。

儿子含泪的眼睛使他受不了：“你有啥话就说！怨爸爸手狠，可都是为了咱家好！为了你！”

“爸！把船借给我用一用吧！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我的同学王猛……”

“闭嘴！这船是我的！不是你的！”

石牙擦了一把泪，咬着牙，背起纤绳向前走了。张木头疑惑地盯着儿子的背影。

## 大 水

又是几天的暴雨，河槽注满了水。小黑河发怒了。这是石牙肩头受伤后在家养伤的第三天。

张木头也惧怕这场暴雨。面前的情景，使他想起几年前那场大水。他铁青着脸，回头命令儿子老老实实待在屋里，不许走出家门一步。他拎着一把铁锹，耳朵听着河水的吼叫，奔到水田里。他要把所有的土埂都挖开一个个缺口，把积水放掉。

河水太满了。隔夜的挂网被水冲得没了踪影；水棒草只剩个头，可怜地摇晃着；岸上的独船不安地摆动着的船尾，像一匹被主人抽打而要奋力挣脱缰绳的烈马；那块大青石终于被水卷走了，留下一个旋涡；一条黑鱼拖着一根钓竿从上游茫然地冲下来，近了，才能看清鱼已经死了……岸边上没有了淡淡的水草香味，只能闻到从上游泻下的浑浊的泥水带来的水腥气。

张木头根本没想到，此时，河边上那间独屋的门被人突然打开了。

黑小三哭过的脸出现在张石牙的面前：“石牙！不好了，王猛叫水冲走了，快划船去……”

“这么大的水还游泳？”

“不是，他织了个网，想给他妈挂鱼！”

两人奔到船边。石牙解缆绳时，发现缆绳被父亲紧紧拴在木桩上，像长在木桩上一样，系着死扣。石牙马上跑回屋，操起菜刀返身冲出来，把绳子砍